

古老的智慧
深邃的内涵
文化的精髓



智慧经

领导者可以用之
纵横疆场
驰骋政坛
遨游于世

领	导	纵
横	智	慧
者	者	书

领导者纵横智慧书

智慧秘经

常万里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领导者纵横智慧书

1. 周易智慧
2. 孙子兵法智慧
3. 老子智慧
4. 鬼谷子智慧
5. 人物志智慧
6. 长短经智慧(上下)
7. 大谋士秘经
8. 官箴智慧
9. 忍经智慧
10. 菜根谭智慧
11. 冰鉴智慧
12. 智慧秘经

目 录

导言部

《智慧秘经》与李宗吾简介	(1)
林语堂谈李宗吾及其著作	(4)
南怀谨谈李宗吾及其著作	(6)
柏杨谈李宗吾及其著作	(13)
李宗吾思想批判	(21)

正文部

智慧秘经	(47)
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70)
智慧丛话	(83)
智慧原理	(242)
社会问题之商榷 (节选)	(339)
中国学术之趋势	(396)
迂老自述 (李宗吾自传)	(475)
我的思想统系	(500)

《智慧秘经》与李宗吾简介

本书是《领导者纵横智慧书》的第十二册。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共存。因此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站在历史的角度，运用科学的态度，采取批判的眼光去剖析和审视。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传统文化的缺点比挖掘其优点更发人深省。从这一点上来说，李宗吾《智慧秘经》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李宗吾，少时以孔子“后世以为楷”之语而改名为世楷。成都读书时，以为儒家学说缺点太多，宗孔子之儒家不如宗自己，遂改名为宗吾，从此每读古人之书，必生怀疑之心，以独立精神审视历史和社会。

1912年，他以“独尊”之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厚黑学》。以后陆续写了一些系列文章，在成都《华西日报》上开辟《厚黑丛话》专栏，连载发表，并结集成书。

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著作又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畅销。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运用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观点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文笔犀利，讽刺辛辣，许多见解令人叹为观止。

《智慧秘经》实际上是李宗吾先生的作品集，包括了《厚黑学》、《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厚黑丛话》、《中国学术

之趋势》、《社会问题之商榷》，堪称是李宗吾的代表作。

《厚黑学》是作者的压轴之作，作者以为如果不是彻底的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大奸大雄。

在书中，作者嬉笑怒骂、妙语连珠，通过刻画封建社会某些政治家的真实肖像，彻底剥下了他们的画皮。作者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分析，发现了千古不传的秘诀：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黑而已。

《厚黑丛话》写于抗战初期，正值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之际，作者特提出“厚黑救国”的口号，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李宗吾写《厚黑丛话》的目的就在于用历史事实证明“厚黑可以为善”，作者以胡林翼、徐阶、曾国藩为例说明，只要目的正确，手段是否合乎道德无足轻重。

他钻研了多年世界外交史，认为日本是厚黑立国的典型，媚妓之面最厚，劫贼之心最黑。一面用武力掠夺我国土地，一面高谈中日亲善，媚妓与劫贼，融合为一，是之谓大和魂。

为了取得抗战胜利，作者认为中国当以厚黑救国，以厚破日之黑，以黑破日之厚。而一般人把厚黑学用反了，对列强用厚字，摇尾乞怜；对国人用黑字，钩心斗角，把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乌烟瘴气。李宗吾通过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管仲、苏秦的外交政策，认为联合弱国、攻打强国的合纵术也完全适用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即组织世界弱小民族联盟，向帝国主义国家进攻。故厚黑国的外交是独立外交，厚黑国的政策是合力政策，军政学各界的厚黑家把平日的本事直接向日本行使，是之谓厚黑救国。

其他的作品这里就略过不提了，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中心思想。概言之，《智慧秘经》是作者用奇特的思维方式写成的

奇书，有的观点有其可借鉴的一面，有的观点则是错误的，有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限于他的时代背景，不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采用一分为二，批判的态度去看待，这是今天的读者一直不该忘记的法则。因为书中关于历史与学术的一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毋庸置疑，它们对读者是开卷有益的，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有益资料。

林语堂谈李宗吾及其著作

近人有个李宗吾，四川富顺自流井地方人，看穿世态，明察现实，先后发布《厚黑学》《厚黑经》《厚黑传习录》，著书立说，其言最为诙诡，其意最为沉痛，千古大奸大诈之徒，为鬼为蜮者，在李宗吾笔下烛破其隐。

世间学说，每每误人，惟有李宗吾铁论《厚黑学》不会误人。知己而又知彼，既知病情，又知药方，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受厚黑之牺牲者必少，实行厚黑者，无便宜可占，大奸大诈，亦无施其技矣！于是乎人与人之间，只得“赤诚相见”，英雄豪杰，攘夺争霸，机巧巧骗，天下攘攘！亦可休矣！亚李之《厚黑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此时此境，我论此学，作此文，岂徒然耶？

李氏著述厚黑学，限于篇幅，择其最精警扼要处，介述于下：（略——编者。）

李宗吾尚述及厚黑传习录：“求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等，另著《心理与力学》一书，在此姑不多述，李氏于一九四二年冬抗战时期，死于成都。抗战时期，李氏著作，风行西南，人手“一册”。大家细妙阅读，咸谓意味无穷，全面妙言快语云。

李氏死了。要知李氏发布《厚黑学》，是积极的，并非消

极的，不是只嘻笑怒骂而已；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他在《厚黑学》自序里有言：

“……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厚又黑，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众人看了，争相仿效，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则此人必为街人所信仰，而独占优胜。譬如商场，最初商人，尽是货真价实，忽有一卖假货者，参杂其间，此人必大赚其钱。大家争相仿效，全市都是假货，独有一家货真价实（认清目标），则购者云集，始终不衰、不败……。”

世乱正殷，“英雄豪杰”满天下，出卖灵魂，认贼作父；表面糊上一层仁义道德，爱国救民，动人听闻，一究其实，心之黑，脸之厚，较三国时曹操、刘备、孙权，尤有过之。正义沦亡，是非不辨，无法无天以枪杆武器作后盾，大行其厚黑之道。小焉者，只图自己衣食，乃为人工具，为人傀儡，摇旗呐喊，人云亦云，厚颜事人，跟了人家亦步亦趋，帮凶与帮闲，不是黑，便是厚，天下扰攘，国乱民困，厚黑猖獗。

李宗吾（别署“独尊”“蜀酋”）厚黑学之发布，已有三十多年，厚黑学一名词人多知之，试对人曰：“汝习厚黑学乎”，其人必勃然大怒，认为……。此即李宗吾发布厚黑学之精髓处，收效如何？不言可知！大哉孔子！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圣人绝了种，怪事也！然则近代之新圣人，其唯发布厚黑学之李宗吾乎！（拍桌）

南怀瑾谈李宗吾及其著作

李宗吾的《厚黑学》，听说现在还很畅销，台湾、香港、大陆，很多人都喜欢看。但是，现在的读者可能不大了解这本书的历史背景，了解李宗吾的人恐怕更少了。李宗吾是四川人，自称“厚黑教主”。所谓厚黑，脸厚心黑也。我同李宗吾还有一段因缘，在我的印象里，李宗吾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

我同李宗吾认识大约在抗战前期，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那时，我在成都。成都是四川的首府，四川称天府之国，很富庶。成都不像香港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节奏那么快，在我的印象里，大家都很悠闲。到现在，我对成都还很怀念。

我从浙江辗转来到成都，才二十出头。我们这些外省人被称为“下江人”或“足底人”。我那时一心想求仙学道，一心想学得飞剑功夫去打日本人。所以，我经常拜访有名的、有学问的、有武功的人。

那时成都有个少成公园，里面有茶座、有棋室。泡上一壶茶，坐半天一天都可以，走的时候再付钱。中间有事离开一下，只要把茶杯盖翻过来放，吆司（就是茶博士）不会把它收掉。没有钱的不喝茶也可以，吆司问你喝什么，你说喝玻璃，就会送来一玻璃杯的开水。这种农业社会的风气现在大概都不再有了。

少成公园是成都名人贤士、遗老遗少聚会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穿长袍、着布鞋的人，也有各种各样古怪的人。这些正是我要寻找的人，所以，我就成了少成公园的常客。在那里，我结识了梁子彦老先生，他学问很好，前清考过功名，当过安徽哪个县的知事。我就拜他为师，他给我讲过几次课。当时成都的文人名士中，有所谓五老七贤，都是很有学问的人。通过梁子彦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五老七贤中的好几位，其中一位叫刘预波，七贤之一，那时已七十多岁了，诗词、文章，写得都好，他融儒、佛、道于一家，称列门教主。在这些人面前，我还是个孩子。我穿一身中山服，又是浙江人，蒋介石的同乡，开始时，他们当中有的人对我有点怀疑，这个家伙可能是蒋老头子派来的。慢慢地，他们了解了，我只是想求学问道，也就不怀疑了，好几个人还成了我的忘年交。

有一天，我正在少成公园里同几个前辈朋友喝茶下棋。这时，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背稍微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很特别，像一个古代人。别人见他进来，都向他点头，或过去打招呼。梁老先生也过去打招呼。我就问梁老先生，这位是谁。梁先生说：这个人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四川是很有名的。梁先生就向我讲起李宗吾的事情。我说我很想结识，请先生引荐。梁先生就把我带过去，向李宗吾介绍：这位南某人是足底人，是我的忘年交。我赶紧说：“久仰教主大名。”其实我是刚刚听到他的名字，这种江湖上的客套总是要的。

于是，“厚黑教主”请我们一起坐下喝茶、聊天。所谓聊天，就是大家听这位厚黑教主在那里议论时事、针砭时弊，讲抗日战争，骂四川的军阀，他骂这些人都是不是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结识“厚黑教主”，后来，在少成公园的茶馆里常常能

见到他。

有一次，“厚黑教主”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很想当英雄，将来是会有作为的。不过，我想教你一个办法。可以更快地当上英雄。要想成功、成名，就要骂人，我就是骂人骂出名的。你不用骂别人，你就骂我，骂我李宗吾混蛋、该死，你就会成功。不过，你的额头上要贴一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纸条，你的心里要供奉我‘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牌位。”我当时没有照他这个办法做，所以没有成名。

在同“厚黑教主”接触了几次之后，我对他很敬佩，这个人学问很好，道德也好，生活也很严肃。那时候他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有《厚黑经》、《厚黑丛话》、《生理与科学》，还有一本《中国教育制度初探》。他在省教育厅做过督学，对教育制度有些研究，他对当时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有不同看法，这方面我同他有相同的看法。

李宗吾的这些书，当年我都读过，他学问好，文章写得也好，属于怪才一类。他的厚黑理论，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怀疑历史，怀疑权威，向权威挑战。比如，人人都说尧舜是圣人，他就提了怀疑。他说这是他的发明，其实他前辈同宗明朝的李卓吾，已经开其先例。还有明朝末期的一些名士，也曾提出尧舜的禅位问题来议论过。《木皮散客鼓词》里也是怀疑尧舜的，其中有一段就说到尧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无能，怕他将来保不住江山，被不相干的人夺去，就太可惜了。而见到舜很孝顺，又有能力，所以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把舜收为自己的女婿。女婿有半子之分，由女婿即位做了皇帝，那么，自己的儿孙还是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李宗吾的《厚黑学》立论，完全是从李卓吾和《木皮散客鼓词》上学来的。甚至，李宗吾的名字也是他自己后来改的，可见他受李卓吾的影响是多么大。

李宗吾的厚黑理论，对历史上的人物，都是采取批评的态度，而且往往同一般人的见解不同。比如他对三国人物的评价，认为刘备脸厚，曹操心黑，孙权是心黑脸厚都有一点，但是都不到家。他把历史上的人物差不多骂遍了，他是借古讽今。他对当时的社会不满，对当时的大人物们不满，也差不多骂遍了。对蒋介石他也不佩服，但在我面前，他从来不提蒋介石的事。对四川当时的军阀，他更是骂得厉害。

四川当年军阀统治很厉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刘文辉后来参加抗战），老百姓表面不敢反抗，但底下都骂他们。像李宗吾这样敢于骂军阀的人，不只他一个，我认识的刘师亮、谢无量都有骂军阀的杰作传开来。比如，刘湘杀人太多，杀人像剃头。刘师亮就作过一首诗：

问到头可剃，人人都剃头。
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
剃之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

这首诗意思很明白，刘湘到处杀人，总有一天，你也会被人杀掉。后来，蒋介石杀了韩复榘，据说刘湘听到这个消息，被吓死了。

这是讲当年四川军阀统治的情况。我们这位“厚黑教主”一天到晚在骂军阀，骂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自然被人讨厌，尤其是军阀，都想抓他，甚至杀他。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对李宗吾也很讨厌，认为他的言论不利于民心士气，想抓但找不到把柄，因为李宗吾一不是共产党，二不反对抗日，所以后来一直也没有抓他。不过，我是知道有人想抓他的，因为我有几个朋友在政界做事。

有一次，我就对他讲：“老师，你就不要再讲厚黑学了，

不要再写文章骂人了。”他说：“不是我随便骂人，每个人都是脸厚心黑，我只不过把假面具揭下来。”我说：“听说中央都注意你了，有人要抓你。”他说：“兄弟，这个你就不懂了。爱因斯坦与我同庚，他比我还小几个月，他发明了相对论，现在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而我现在还在四川，还在成都，还没有成大名。我希望他们抓我，我一坐牢，就世界闻名了。”

李宗吾后来没有被抓，也没有世界闻名。他曾经对我说：“我的运气不好，不像蔡元培、梁启超那样。”不过，他的《厚黑学》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恐怕是他自己没有预料到的。他那个“厚黑教主”，完全是自封的，他也没有一个教会组织，也没有一个教徒，孤家寡人一个。当年，他的书很多人喜欢读，但许多人不敢同他来往，怕沾上边。我不怕，一直同他来往。

过了一两年，我有事到云南、西康、四川边界，那里是我活动的地盘。干了一年多，不想干了，就回到了成都。这时，听说我的一个朋友，在杭州认识的和尚去世了，他死在自流井，就是现在的自贡。我欠他的情，自流井一定要去一趟。我的好朋友钱吉，也是个和尚，陪我去。我们走了八天，从成都走到自流井，找到了那个朋友的坟墓，烧了香，磕了头。

从自流井回成都，还要八天，我们身上的盘缠快没有了，正在发愁，我突然想起，“厚黑教主”李宗吾老家就在这里。李宗吾是个名人，他家的地址一打听就打听到了。他家的房子挺大，大门洞开。过去农村都是这样，大门从早上打开，一直到晚上才关上，不像现在香港，门都要关得严严的。我们在门口一喊，里面迎出来的正是“厚黑教主”，他一看见我，很高兴，问：“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来看一个死人朋友。他误解了，以为我在打趣他，说：“我还没有死啊！”我赶紧解释。他

看我们那个疲惫的狼狈相，马上安排做饭招待我们，现杀的鸡，从鱼塘捞出的活鱼，现摘的蔬菜，吃了一顿正宗的川菜。酒足饭饱之后，我就开口向他借钱。我说：“教主，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成都没有盘缠了。”他说：“缺多少？”我说：“十块钱。”他站起来就到里屋，拿出一包现大洋递给我，我一掂，不止十块钱，问他多少，他说二十块。我说太多了，他说拿去吧。我说不知什么时候能还，他说先用了再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上看，“厚黑教主”为人道德，他一点儿也不厚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饭后聊天的时候，他突然提出来叫我不要回成都了，留下来。我说留下来干什么，他说：“你不是喜欢武功吗？你就在这里学，这里有一个赵家坳，赵家坳有一个赵四太爷，武功很是了不起。”他接着向我介绍赵四太爷的情况。赵四太父从小就是个瘸子，但是功夫很好，尤其是轻功。他穿一双新的布底鞋，在雪地里走上一里多地的来回，鞋底上不会沾上一点污泥。他教了一个徒弟，功夫也很好，但这个徒弟学了功夫不做好事，而干起采花的勾当，就是夜里翻墙入室，强奸民女。赵四太爷一气之下，把这个徒弟的功夫废了，从此不再授徒传艺。

“厚黑教主”觉得赵四太爷的功夫传不下来，太可惜了，就竭力鼓励我留下来跟他学。我说他都停止收徒了，我怎么能拜他为师。他说：“你不一样，因为你是浙江人，赵四太父的功夫就是跟一对浙江来的夫妇学的。我推荐你去，他一定会接受。”他说，跟赵四太爷学三年，学一身武功，将来当个侠客也不错。他还提出，这三年我的生活费由他负担。我看他一片诚意，不好当面拒绝。学武功挺有吸引力，只是三年时间太长了，我说容我再考虑考虑。

当晚，我和钱吉回客栈过夜。第二天一早，李宗吾来到了客栈，还是劝我留下来学武功，我最后还是推辞了，他直觉得遗憾，说：“可惜，真可惜。”我又回到了成都。

不久，我到峨嵋山闭关三年，同外界断绝了来往，对外面的人事沧桑都不了解。只有从山下挑米回来的小和尚，偶尔带回一点外面新闻。和尚是化外之人，对抗战这些消息不是太关心，加上小和尚也不懂，所以听不到这方面的消息。有一天，小和尚回来说：“厚黑教主”李宗吾去世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借他的二十块现大洋还没有还，也没法还了。我就每天给他念金刚经，超度他。“厚黑教主”李宗吾造孽太大了，骂了那么多人，他的《厚黑学》，有些年轻人读了，不知他的真实用意，真的照着脸厚心黑去做了，又害了多少年轻人。我只有念金刚经，还他的债，还他的情。后来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安详，也算寿终正寝了。

柏杨谈李宗吾及其著作

天下有很多“奇缘”的事，使人无法解释，柏杨先生之得来《厚黑教主传》，便属其中之一，这本《厚黑教主传》和《厚黑学》，都是绝版书，曾经托许多朋友代觅一读，以便大开茅塞，结果全归失望。不料前天忽然接寒燭先生电话，告曰：“你下午在家等我，我有一本好书可借你。”届时驾至，原来是是他以五百元代价在书摊购得之《厚黑教主传》也，大喜，留吃晚饭，以示谢意。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是如何沉重，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比柏杨先生不知道高级多少，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在全部《厚黑学》和传记之中，有两点值得大书特书，国人不可不知焉。

一是：他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道德仁义，不能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放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

二是：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一本“薄白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